

骑行天下之阿斗寨篇

◇鹤山区 郭晓东

骑行终于试水了,在壬辰年的仲春时节,和老区一群志同道合的驴友们。阿斗寨便是首次骑行中一必经之地。

阿斗寨,又名中山寨,是蜀汉后主刘禅投降魏国后被囚禁的地方,坐落在鹤壁市鹤山区北郊,鹤壁集镇蜀村东的万柏山



上。在鹤山区工作已有些年头,屡闻阿斗寨的大名,却未曾参观游览,不能不说是一个心结。

当天,我们几经辗转来到了后蜀村的万柏山下。此山看似不起眼,唯松柏密集,中间有条石阶小道。攀登时,便可以看到石阶上有零星的松柏枯枝,兼有些土迹,不像经常有人清扫的样子。登上寨顶向四野眺望,只见丘陵起伏,渐次低缓,树木环绕,风水极好。此地果然安乐,不出意外,应为绝佳的定居养老之地。

但,只因一人,此地超越了一切常规。刘禅,蜀汉后主,字公嗣,小名阿斗。在此之前,像大多数人一样,我也简单地认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“昏君”。但当走过破败的阿斗寨门(即中山寨,“中山寨”三字为阿斗亲书),环视荒凉的阿斗寨宗庙,了解到周围许多人现以种花养草为营生,并尊称阿斗为“花神”后,我心里便添了些异样的情绪。

为什么他要养花种草?为什么他又要冒险在寨门上手书“中山”?养花种草,易于理解,退居二线,闲来无事,陶冶性情。但,阿斗毕竟在位41年,是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。在群雄割据、兵连祸结的战乱年头,能执政这么久,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。

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当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。其实,诸葛亮死后,刘禅还当了29年的皇帝,很难说全是诸葛亮一人的辅

佐之功。诸葛亮在《与杜微书》中提到刘禅时也说:“朝廷年方十八,天资仁敏,爱德下士。”这个“敏”字足以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,不然,诸葛亮不成了有心讽刺?

不仅如此,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诸葛亮死后,刘禅废除了丞相制,设立尚书令、大将军和大司马三职以互相制衡,将军政事务分开。不久,他又提出“须吴举动,东西犄角,以乘其衅”,由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人主政,休养生息,积蓄力量后再从长计议北伐,还处理了除对外战争之外的国内军政事务。

这样看来,阿斗当年的乐不思蜀完全是权宜之计,形势所迫,并非昏庸所致。养花种草,也不过是为了打消司马氏的猜疑和戒备罢了。“中山”二字,更体现出阿斗的惭愧和抑郁。其父刘备当年打着“汉中山靖王之后”的旗号,创下伟业,父王基业毁于己手,自己也沦为阶下囚,实在不能不让人唏嘘!恰如李煜的词一样: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

阿斗的寂寞透彻心扉,又无法对他人言说。特别是想到死后又将被后人评说,更让其如坐针毡,度日如年。他真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耶?我更愿意尊称其为刘公嗣。

骑行中山寨,带给我别样的收获。

果酱面包留给谁

◇董行

在一家面包店里,她和他第一次约会。

一只裹着香草果酱的牛角面包,色泽金黄,香味袭人,是他买给她的。男孩掰了一块放到她嘴里,说:“吃果酱面包是一种幸福,我猜你会喜欢。”事实上,她不太喜欢吃甜食,但不忍心拒绝,装作很开心的样子。

他告诉她,他很喜欢吃果酱面包,小时候家境不好,顿顿都是老咸菜和玉米面饼子,但每次只要考出好成绩,妈妈就会买一只果酱面包犒劳他,说甜蜜的东西可以让人心生温暖。长大后,他才知道,妈妈买果酱面包给他吃的真正目的是告诉他:只要努力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

其实,果酱面包也不是特别好,男孩子笑着说,只是小时候吃惯了,觉得幸福就是有果酱面包吃……以后,我会经常买果酱面包给你吃的,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幸福的滋味。说完,男孩子深情地看了她一眼。只是,当年还青涩的她想不明白,为什么面包就意味着幸福。

分手,是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傍晚。那时候男孩子还是一个职员,住潮湿阴暗的集体宿舍,前途一片渺茫。她吃掉了她给她买的最后一只果酱面包,哭着说,我更想尝尝海鲜的滋味……

贫穷的爱情没有归宿,她以为是这样的。只要两个人相爱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,这是他坚持的爱情理想。

她极力逃避,一个人跑到澳洲留学,回国后创办了一家“海归”猎头公司,比想象中发展得稳定。外人眼里,她是一个“白金女人”,可是她却感觉越来越寂寞,关于爱情她只字不提,那是因为她发现除了曾经的那个喜欢吃果酱面包的男孩,再也没有谁能走进她的心灵深处。

有一次,实在忍不住了,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说一起吃个饭吧。他答应了,来赴约的时候,把妻子也带来了。她在五星级酒店里请他吃饭,正餐之后是甜点,除了巧克力松饼,她特意点了果酱面包,心底隐隐地企盼着什么。结果,甜点端上的时候,他招呼她吃巧克力松饼,果酱面包却径直放到了自己妻子的面前。

这么多年,异国留学独自创业无论多苦多累都没哭过的她,突然间泪水滂沱。

回家度假

◇武秀红

早晨5点,闹钟把我叫醒。我装上母亲爱吃的糕点,带上父亲爱看的书,背上背包,徒步去火车站。

我要回家乡去看望父母。出租车去车站是12分钟,但我愿意步行50分钟去车站,我喜欢把回乡的旅程拉长。走在还没有醒来的街道上,享受着黎明时分城市的丝丝静谧和安逸。

偶尔有汽车驶过,呼啸而去。偶尔听到一两声早起的鸟鸣。十字路口传来清洁工人清扫街道的“唰唰”声。卖小笼包子的店面窗口透出昏黄的灯光,烟筒里冒出青白的烟雾,在幽暗的苍穹舞出袅娜的影儿。

回乡的心情是轻松的,满心欢喜的,走着走着,嗓子开始痒起来,竟哼出两句歌儿。母亲现在在做早饭吧,父亲应该在楼下的小区绕着草坪跑了8圈!

上了火车,不在乎有座没座。心早就飞回家了,父母见到我的“突袭”,会怎样高兴呢?因为我没给他们打电话说我要回去,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
敲开房门,父亲看到我站在门外,乐得脸上的皱纹都展开了。他唤母亲出来看看谁回来了。母亲说:还能是谁,肯定是二鬼,回来也不打个电话让我准备准备。

母亲开始准备了,把我爱吃的干菜泡上,把苞米碴泡上,用高压锅熬上苞米粥,用小铁锅炖上猪肉干菜,午餐时再配上两碟母亲酱的咸菜,会把我撑得走不动道儿。

饭后跟父母一起睡个午觉。原本在家的时间有限,不想睡,可在家的感觉实在太舒服了,舒服得躺在床上就会酣然入梦。醒来时,会听到厨房里传来父母小声的说话声,他们怕大声说话会打扰我的午觉。霎时,仿佛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姑娘时代,在午后醒来听到厨房传来的声音,嗅到烹制食物的香味,扶着窗子撒娇地问一声:妈,做啥好吃的了?

下午陪父亲去江边走走,或陪母亲逛逛商场,或三个人坐在沙发上,玩会儿扑克,唠会儿家常。回家的感觉就像度假,舒服,自在,无忧无虑。

在家的时间真快啊,转眼到了傍晚。我要赶火车回到居住的城市。父亲的眼里有了泪光,我一遍遍地告诉他,很快我就会再回来。

登上回程的火车,头脑清醒多了,好像对前途和未来都有了某种新的目标似的,浑身都是劲儿。就盼火车快点到家,好快点儿投入工作。把手头的工作忙完一个段落,我会再次登上回乡的列车,回家度假。



石板岩写生 张晓伟 画

鹅黄翠绿自风流

◇严宜春

那晚要煮面条,我对母亲说,放些青菜吧。厨房的角落有两棵青菜,我隐约记得它们倚着墙角有几天了。

母亲在厨房里突然发出惊喜的叫声:菜都开花啦!我闻声赶过去。母亲的手中举着那棵开花的青菜,一脸的惊奇。一棵已萎的青菜,绿色的叶间孕育着密密的花苞。一朵小指甲大的菜花,仰着小嫩嫩的脑袋,在叶间灿烂地笑。

心底的喜欢一下子涌上来。忙对母亲说,这棵菜留着。母亲笑着,说你看看,眼睛都发亮了,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。母亲说这话时,眼睛里亦是欢喜,还有几分爱怜与理解。我觉得母亲现在开始慢慢理解了我的一些喜好与追求。

柜子里正好有一只青花瓷的日式腰杯,用它来插这棵菜再好不过。放一些水,母亲拿着刀还想切掉青菜的根,我抢着说不要,万一这一刀下去它受伤了呢。

套拉着叶子的青菜被我插进杯中。随手将它安置在餐桌上。那一朵小小的菜花藏在叶间,笑容妩媚而多情。

吃饭时,总会有意无意地扫视一眼。鹅黄的花,翠绿的叶,两种极纯粹的色彩组合成朝气蓬勃

的生命。青花瓷的腰杯,弥漫着山水的幽静。一朵小小的青菜花,居然可以让人生出满心的喜悦与怜爱。

昨晚再看时,最初的一朵花已发展壮大成数十朵,花茎冒出一寸余长的叶子,几片阔大的叶子也愈加青翠抢眼。

这普通的菜花本是乡野之子。这个季节,去乡下,或在近郊行走,扑面而来的油菜花灿黄遍地,很有芳草天涯之势。单是那样看一眼,心底的喜悦便叫人流连忘返。

想起前些日子在浙西大峡谷看到的那些或红或白的杜鹃花,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漫山遍野的山花野草。转过一个山崖,眼前突然一亮,一蓬蓬美丽的杜鹃花猝不及防地跃入眼帘。高高的悬崖峭壁上,满山的苍翠中,这儿,那儿,随处掩映着杜鹃花俏丽的身影。这些绽放的精灵给沉静的大山增添了无穷魅力。

生命只管绽放,不必在意有没有观众。不管是在名山大川,还是无人知晓的角落,只要生命存在,便有灿烂芬芳,光华流转。

如同我眼前的这棵菜花,一样的鹅黄翠绿自风流。

梦痕

◇淇县 冀增新

梦是一架常青的藤蔓
紧紧缠绕在你的花园
不奢望亲近
只求每天能看到你来去匆匆
抑或在家内忙碌成一窗剪影
静静地相思
宛如那雨打芭蕉的缠绵
花开花落默守着春夏秋冬

我愿在你面前站立
成一把擎天大伞或一片屋檐
为你遮风避雨
收容世态炎凉和心的寒冷
用望穿秋水的双眸期盼
桃花时刻盛开在你的面颊

我是花朵
期望每天沐浴你的阳光
即便是一点点影子
也幸福得心花怒放

时光流淌成相思的小溪
梦和幻想照满头白发
泪水滴落冰冻为一架架冰川
陶醉中慢慢枯萎老去
随秋风春水飘向遥远的星际

淇水诗情